

从3月春播，到7月收获，每天早晨天刚亮以及晚上太阳落山前，陈业和妻子都要沿着盐碱地的小路，一点一点查看藜麦。

藜麦作为农作物，经济价值高，原本生长在南美安第斯山脉中高海拔地区，厄瓜多尔与秘鲁是主要的出口国。藜麦耐旱、耐寒、耐盐性，但又需要充足阳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促成了它在我国新疆喀什地区的种植。

今年1月，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巴楚分指挥部（以下简称巴楚分指）的帮助下，上海裕田与巴楚县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要在这片土地上种什么，成为首要问题。

2021年春节到来前，上海援疆干部、阿纳库勒乡党委副书记朱月明带着上海裕田另一位负责人魏春件，先后到巴楚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拿到了近年农业生产的基础数据，包括水文、土壤与风力。魏春件最早想种小米，但数据显示，每年春天这里常有沙尘暴，不适合小米生长。之后，上海科委的专家提出：可以在这里试试看藜麦。

虽然是在陌生的地方种植陌生作物，但上述的数据与科学分析，让上海裕田在开展试验前稍稍有了些底气。而就在藜麦地第一次成功收获的同时，一座现代化的藜麦加工厂也正在阿纳库勒乡筹建。这是上海援疆在促进喀什当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又一个新理念：过去当地农民往往只卖“原字号”产品，而现在上海企业通过建设加工厂，想要实现向附加值更高的加工品的转变。

以藜麦为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它就被选为美国宇航员的日常口粮，营养价值高。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陈业表示，藜麦被发现作为单个食物来源就能够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求，公司目前的理念是希望将它往麦片等单一品种的食物上加工。最终，这些来自南疆的藜麦产品，会借助上海裕田自己多年来开拓的可观销路，销往5000公里外的上海市场。

在亲眼见证了藜麦从春播试种到收获之后，陈业对于未来这片土地有了更多信心。“现在人们对健康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未来藜麦在中国市场的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上海援疆干部、阿纳库勒乡党委委员、副乡长陈振华告诉《新民周刊》，如果这片试验田接下来能够持续产出，那么就on能够带动阿纳库勒乡以及其他巴楚县周边乡镇的农民进一步发展藜麦产业。“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上海援疆提供的科技赋能支持下，我们用两三年时间，让‘巴楚藜麦’替代‘进口藜麦’，把巴楚县打造成‘中国藜麦之乡’”。

更重要的是，藜麦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哪怕是在沙漠边缘地带，贫瘠的盐碱地之中，如果能有现代化科技的扶持，

公司目前的理念是希望将它往麦片等单一品种的食物上加工。最终，这些来自南疆的藜麦产品，会借助上海裕田自己多年来开拓的可观销路，销往

5000

公里外的

上海市场。

也不乏挖掘特色农产品的希望。

上海企业借助上海力量，引入藜麦到巴楚县种植，是一次新鲜的尝试；而对于当地原本存在多年的传统农作物而言，如今同样迎来了科技化、现代化的提升契机。巴楚县委副书记、上海援疆巴楚分指指挥长李林波介绍，针对阿纳库勒乡农民农业技能不高的现状，上海援疆引入现代化科技化手段——无人机喷洒农药与农业监测机器人，从而促进棉花的提质提量、同时减少传统农业生产中“靠天吃饭”带来的不确定性，最终增加农民收入。

## 美丽乡村

在成为藜麦试验田前，这片土地是阿纳库勒乡博孜买里村的旧址。如今博孜买里村整体搬迁，农民原有的土地流转出去。从2018年开始，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土地流转在农民当中开始实施。一方面，农民集体进行土地流转，加速了农村规模化种植发展；另一方面，原本面朝黄土的农民不必再“靠天吃饭”，他们每年拥有流转带来的资金，也有足够时间就业，拥有更稳定的收入。

今年37岁的阿依吐尔逊·木拉力木，正是在3年前将土地流转后，成为巴楚县一家上海援疆参与扶持的制衣企业的工人。《新民周刊》记者在工厂见到她时，她正在与其他有着类似经历的工友在缝纫机前忙碌着。“结婚后的12年里，我都在家和丈夫一起种棉花。全家6口人，所有的年收入只有3万多元。”阿依吐尔逊说。之后来到制衣厂工作，阿依吐尔逊开始拥有自己的积蓄。

新疆地广人稀，过去很多村庄村民都分散居住，从2011年开始，为了更好地规划和建设乡村，一些偏远地区的乡村逐渐向靠近巴楚县的方向搬迁。博孜买里村的农民们集体搬迁到新